

〔日〕

夏目漱石 著

徐建雄 译

总想一死了之，
不料一直苟活到了今日。



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心

〔日〕
夏目漱石
著

徐建雄
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 / (日) 夏目漱石著; 徐建雄译. --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7.9
ISBN 978-7-5339-5025-5



I. ①心… II. ①夏… ②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24990号

责任编辑 金荣良
徐 莺
特约编辑 吴 涛
封面设计 董歆昱

心

[日] 夏目漱石 著 徐建雄 译

出版 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字数 162千字

印张 9.25

插页 2

版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5025-5

定价 36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联系调换。电话: 021-64386496

上
先生与我

—

我总是称他为先生，故而我现在也只得将他写作“先生”，并不公开其真名实姓。我这么做，与其说出于对世道人心的忌惮，倒不如说是一种情感的自然流露。因为，每当我想念起他时，立刻就会在心中唤他为“先生”，提起笔后也怀着同样的心情。反正我是不会用什么冷冰冰的首字母¹来称呼他的。

我与先生是在镰仓结识的。当时，我还是个少不更事的学生。暑假里，有个朋友去那里的海边游泳，给我寄了张明信片，非让我也去，于是我筹了点钱过去了。光是筹钱就花了我两三天的时间，可到了镰仓后还没待满三天，那个把我勾去的朋友就收到了一份来自老家的电报，催他赶紧回去。电报上说的理由是他母亲病了，结果朋友不相信。原来，家

1 指用罗马字拼写日本人名时的开头第一个字母。

里人总是逼他成亲，他不情愿。以现在的风气来说，他这个年龄就谈婚论嫁确实早了点，更重要的是，女方不合他的心意。也正是由于这么个原因，放了暑假他也不回家，故意躲到这个离东京不远的地方来玩。他给我看了电报，问我该怎么办。我自然是不会知道应该怎么办。不过，要是他母亲真的病了，他又焉有只顾自己放浪而不回家探望的道理呢？最后他还是回去了，本是为着他而来的我，反倒被孤零零地撇在了那儿。

离学校开学还早着呢，所以留在镰仓也行，回去也行。最后我还是决定暂时留在这家旅店里。我那朋友虽是中国¹地区某富豪的儿子，可以由着性子花钱，但毕竟还是个学生，年龄也不大，故而其消费档次与我并无多大的落差。我们下榻的旅店并不贵，所以剩下我一个人之后，也能负担得起，省却了另找合适旅店的麻烦。

这家旅店所处的位置，即便在镰仓，也是较为偏僻的。要想打个台球、吃吃冰激凌、享受一下时髦玩意儿，就非得走过一条很长很长的田埂不可。坐车²的话要花两角钱。不过这儿有好多私人别墅，离大海也近，下海游泳很方便。

1 即日本的“中国地区”。位于日本本州的西端，由鸟取、岛根、冈山、广岛和山口五个县组成。

2 指人力车。

我每天都下海去游泳。每当我从熏得发黑的旧茅草房之间穿过来到海边时，就看到海滩上走动着一群来避暑的男女，人数之多不禁令我震惊：原来这里住着这么多的都市人群啊。有时，大海中的景象也跟澡堂子里一般无二：漂浮着一大片乱糟糟的黑色脑袋。尽管这些人中没一个是我认识的，可我也融入这片纷扰杂沓的景色之中，时而静躺在沙滩上，时而蹦跳，一任海浪拍打着我的膝盖，倒也十分逍遥自在。

事实上，我就是在这片纷扰杂沓的景色中发现先生的。

那时，海岸边搭建了两个简易的茶棚。由于偶然的机缘，我去过其中的一家，此后也就常去这家茶棚了。与在长谷那一带拥有豪华别墅的富人们不同，来这儿避暑的人都不具备独自专用的换衣间。因此，像这样具有换衣功能的公共场所就显得不可或缺了。他们在此喝茶，在此小憩。除此之外，也在这里让人洗游泳衣，冲干净咸津津的身子，或存放帽子和阳伞。我虽然没有游泳衣，可也怕东西被偷，所以每次下海前都将身上的东西全都脱下来，寄存在这个茶棚里。

二

我在那家茶棚遇见先生时，他脱了衣服，正要下海去，而我却正好相反，刚从水里上来，任由海风吹拂着湿漉漉的

身子。我们两人之间攒动着许多黑脑袋，足以阻挡视线。因此，若非情况特殊，我很可能留意不到先生。然而事实上，心不在焉的我在如此嘈杂的海滩上竟然一眼就看到了先生，这是因为先生他不是一个人来的，身边还带着一个西洋人。

我一走进茶棚，西洋人那白得出奇的肤色立刻就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他脱下身上那件正宗的日式浴衣扔在条凳上，然后抱着胳膊面朝大海站立着。此刻他的身上，除了一条我们平时所穿的短裤衩之外，就再也没有别的遮身蔽体之物了。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我感到惊奇。因为就在那两天前，我蹲在由并浜的沙滩上，久久眺望着西洋人下海游泳的情形。我坐在一个略高的小沙丘上，一旁就是酒店¹的后门，所以，在我呆坐着的这段时间里，有不少西洋男人出来冲洗身上的海水，可他们都没有露出躯干、胳膊和大腿。而女人们遮蔽肉体的倾向就更明显了。她们大多戴着橡胶制成的海水帽，下海后，波浪间便浮动着酱红色、藏青色或蓝色的斑点。对于刚目击了如此光景的我来说，这个只穿了一条短裤衩站在众人面前的西洋人，确实有些稀罕。

过了一会儿，这个西洋人扭过头去，对身边一个正弯着腰的日本人说了两句话。那个日本人正捡起掉在沙滩上的毛

1 据夏目漱石的日记，酒店名叫“海浜院”。

巾，将其裹在头上，朝海边走去。那个日本人就是先生。

仅仅是出于好奇，我目送着这两个并排走下海滩之人的背影。只见他们笔直地走进海浪之中，穿过浅滩处吵吵嚷嚷的人群，走到一个比较宽敞的地方之后，便一同游了起来。他们朝着洋面游去，直到脑袋显得很小很小。然后，他们转过身来，又笔直地游回海滩。回到茶棚之后，他们也不用井水冲洗，而是立刻擦干了身子，穿上衣服，匆匆忙忙地离去了。

他们离开后，我依旧坐在折凳上抽着烟，呆呆地寻思先生这个人。我总觉得以前是在什么地方遇见过他的。可是，到底是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遇见的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

那会儿，我的生活与其说无忧无虑，不如说正是百无聊赖、厌烦得要死的当口儿。于是第二天，我估摸好能见到先生的时间，又去了那个茶棚。可那天西洋人没来，先生戴着草帽，独自一人来了。先生摘下眼镜放在桌上，随即用毛巾裹了头，快步走下了海滩。先生跟昨天一样，穿过了喧闹人群后便独自游了起来。看到如此情景，我突然动了念头，想要追赶上他。我“啪嗒啪嗒”地跑下浅滩，将海水溅得比头还高，一直跑到相当深的地方，才看准了先生所在的位置，以爬泳¹的姿势游了起来。然而，先生却与昨日不同，他游了

1 即自由泳。

一道弧线，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游回海岸了，我的目的并未达到。等我上岸后，甩着滴水的双手走进茶棚时，先生已经穿戴整齐往外走了，正好与我擦肩而过。

三

下一天，我在相同的时刻也去了海边，并见到了先生。再下一天，同样的事情又重演了一遍。然而，我们两人之间并没有机会搭话或是寒暄。况且，先生神情超然，颇有些不爱搭理人的做派。他只是在某个一定的时刻飘然而至，然后又飘然离去。不论周边多么纷扰嘈杂，他一概不予理睬。最初跟他一起来的那个西洋人，后来再也没有出现。先生总是如同天马行空一般，一个人独来独往。

有一次，先生跟往常一样，游完泳后快速上了岸。可来到老地方要穿上脱在那里的浴衣时，却发现不知为何，浴衣上满是沙子。为了抖落沙子，他背过身去，将浴衣甩了两三下。可这么一来，原先放在衣服下面的眼镜，就从板条的间隙中掉了下去。先生似乎是在白底碎纹的浴衣上扎好兵儿带¹后，才发现眼镜不见了，他马上东摸西寻起来。见此情形，

1 旧时日本男人或小孩系的用整幅白纺绸、绉绸等制成的腰带。

我忙将脑袋和手都伸到凳子底下，替他捡起眼镜。先生说了声“谢谢”，便从我手中接过去。

第二天，我就跟在先生的身后跳进了大海，并且与他一起朝同一个方向游去。游到了二百多米开外的洋面上后，先生回过头跟我搭话。当时浩瀚的蓝色海面上，除了我们两人之外，附近就再没有别的东西漂浮着。放眼望去，强烈的阳光照耀下，除了山就是水，空空荡荡，一无所有。我活动开蓄满了自由与欢欣的肌肉，在大海中尽情闹腾着。先生则完全停下手脚的动作，仰面朝天地躺在波涛之上。随即，我也学起了他的样子。湛蓝的天空将耀眼的色彩尽情地投射到我的脸上。“痛快！真痛快——”我大声喊叫了起来。

少顷，先生改变了姿势，像是要在海中挺起身子。他催促我说：

“你还不回去吗？”

我的体质算是较为强壮的，本想在海里多玩一会儿。可是被先生这么一问，我立刻爽快地回答道：

“不，要回去了。”

于是，我们两人就沿“原路”返回了海滩。

从那以后，我跟先生成为了朋友，只是还不知道他住在哪里。

隔了两天，记得正好是第三天的下午吧，在茶棚见到

了先生后，他冷不丁地问我道：

“你还在这里待很久吗？”

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，故而脑袋里并无现成的答案，于是随口答道：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先生听了微微一笑。见此情形，我突然觉得很窘，便忍不住反问了一句：

“先生您呢？”

事实上我称他为“先生”，就是从这一声开始的。

当天晚上，我去了先生的下榻之处。说是“下榻之处”，其实并不是普通的日式客栈，而是一栋建在极为宽敞的寺庙院子里的房舍，有些类似别墅。与此同时，我也知道了先生原来并不是跟家人一起住在那里。我一口一个“先生”地叫他，他唯有苦笑。我辩解道，这是我称呼长者的习惯用语。

我问起了前一阵见过的那个西洋人，先生说了些关于他的古怪行径，告诉我他早已离开镰仓了。闲聊了一会儿之后，他又说，自己是跟日本人也沒什麼交往的，却会跟这么个外国人成为好朋友，连他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

最后我对先生说，我以前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您，只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这么一说，年轻的我还暗自猜想对方是否也会有相同的感受，并对于先生的回答满怀期待。可是，

先生沉吟片刻之后，淡淡地说道：

“我不记得见过你呀。你怕是搞错人了吧？”

见他如此答复，我不禁怅然若失。

四

我是在月底回东京的，而先生离开那个避暑胜地要比我早得多。分手时，我问先生：

“以后我可以不时去尊府拜访您吗？”

先生极为平淡地答复道：

“哦，欢迎。”

当时我自以为跟先生已经很亲密了，所以内心期待着他讲两句热切贴己的话。老实说，他这种不痛不痒的回答稍稍挫伤了我的自信心。

在此类事情上，先生经常令我失望，而先生似乎既像是有所察觉，又像是浑然不知。不过说也奇怪，我尽管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品尝着这种轻度失望的苦涩，却从未因此而想过要疏远先生。与此相反，每当我因此而略感惶恐，就想要再进一步，离他更近一些。我觉得倘若我离他更近一些，那么我所期待的某种东西迟早会呈现在我的眼前，并令我心满意足。我那时很年轻，这不假，不过也并不是愿意跟所有人

都敞开心扉，为之热血。当时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唯独对于先生会如此倾慕。一直要到先生去世后的今天，我才终于弄明白。那是因为，先生从一开始就没有讨厌我。先生时不时流露出来的看似寡淡的话语和冷漠的举动，其实并不是要有意疏远我的内心不快的表现。那是可怜的先生在对想要亲近自己的人发出警告：止步吧！我是不值得你如此亲近的。看似不理睬他人好意的先生，在看不起他人之前，首先就已经看不起自己了。

我自然是怀着要去拜访先生的念头而回到东京的。那时离开学还有两个星期，我原打算在此期间去拜访，不料回来后过了两三天，在镰仓时涌起的那种迫切心情渐渐地淡薄了下来。更何况大都市五光十色的氛围，与记忆复苏所带来的强烈刺激一起，浓重地浸染着我的心。每当我在大街上看到学生的脸庞，便深深地感受到其对于新学年的向往和紧张。就这么着，我一时竟将先生忘到了九霄云外。

开学后过了一个月左右，我心里便生了倦怠，原先紧绷着的神经也松弛下来。我开始带着空虚的表情走在大街上，又以寻觅的眼神扫视着自己的房间。这时，先生的面容从我的脑海里浮现了出来——我又想跟先生见面了。

第一次去先生家登门时，先生外出了。第二次去拜访他，我记得是在下一个星期的星期天。那天的天气很好，蔚蓝色

的天空一碧万顷，而那种令人心旷神怡的色彩仿佛会渗入人的肌肤，沁入心脾之中。然而，那天先生也不在家。

在镰仓那会儿，先生亲口对我说，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，甚至还说他是不喜欢出门的。可事实上我两次造访都扑了空，故而回想起他以前说过的话后，便没来由地对他感到不满。

当时我并没有立刻转身离去，而是望着女佣的脸，略显踌躇地呆立着。那女佣还记得上次曾替我传递过名片，她要我在玄关口稍等片刻，自己则转身进屋去。不一会儿，一个像是夫人模样的妇人走了出来。是一位十分美貌的夫人。

夫人热情周到地告诉了我先生的去向，说是先生有个习惯，每个月到了某一天，就一定要去位于杂司谷的墓地¹，给某位亡灵献花祭拜。

“今天他刚出门，走了还不到十分钟吧。”夫人颇为抱歉地说道。

我点点头告辞。朝着闹市区方向走了一百多米，突然想到自己不妨也去杂司谷，权当散步也好。与此同时，是否会半路巧遇先生的好奇心也随之而起。于是旋踵折回原路。

1 即现在的东京都丰岛区杂司谷灵园。夏目漱石的五女雏子于明治四十四年（1911）夭亡后即葬在那里。后来夏目漱石于明治四十九年（1916）去世后也葬在那里。

五

墓地前有块苗圃，我从左侧进入，沿着两旁栽有枫树的一条宽阔大道往里走。忽然看到道路尽头处的茶馆里闪出一个人来，很像先生。我抢步上前，一直走到能看到他眼镜框反光的地方，才出其不意地高喊了一声：

“先生！”

先生猛地站定身躯，怔怔地望着我。

“为什么……为什么……”

同样的话先生重复了两遍。在这寂静无声的大白天里，他的声调有些异样。被他一问，我竟然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“你一直跟在我后面吗？为什么……”

先生当时的态度是镇定的，声音也即刻归于平静。可是他的表情之中，分明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阴郁。

于是，我就把到这里来的缘由告诉了先生。

“我来给谁扫墓，我妻子说了那人的名字吗？”

“没有。这方面，她可什么也没说。”

“是吗？是啊，她怎么会跟你说呢，她跟你还是头一回见面，没必要说的嘛。”

看先生那模样，他似乎终于回过味儿来了。反倒是我对于其间的关窍浑然不知，简直是一头雾水。

先生与我穿行于墓地之间，朝大路走去。只见有的墓碑上写“依撒伯拉××之墓”，有的写着“神仆¹路金之墓”，而就其旁边，立着一个塔婆²，上面写着“一切众生悉有佛生³”。也有些墓碑上写着“全权公使××”。来到一座墓碑上刻着“安得烈”的小坟前时，我问先生：

“这个该怎么念呢？⁴”

先生苦笑着答道：

“大概是想叫人念成‘an·do·re’的吧。”

与我不同，先生对于墓标所显示的芸芸众生，似乎既不感到滑稽可笑也不觉得有什么讽刺意味。见我老爱指着圆形的墓石或狭长的花岗岩墓碑说三道四，起初他还一声不吭地听着，后来他说道：

“对于死亡这件事，你大概还没有认真考虑过吧？”

我沉默了下来。先生也没有往下说。

墓地的分界处，长着一棵大银杏树，枝繁叶茂，遮天蔽

1 日本的基督教信徒自称“神仆”，即“上帝的仆人”的意思。

2 原意为“佛塔”，此指尖顶的，形状很像佛塔的墓标。

3 “生”是夏目漱石的笔误，应为“性”字。这一点可从他的日记中得到印证。“一切众生悉有佛性”出自《涅槃经·狮子吼菩萨品》。

4 当时通常用汉字来给西洋名字标音，对于普通日本人来说会比较难念。前面出现的“依撒伯拉”也是如此。后来就改用片假名来表示外来语了。